



村里随处可
见办丧事的村民

》核心提示

“枪杀堂叔，烧死父亲。自打有我们这个村子起，还从没遭过这样大的难。”村民熊元平看着篷布下的两具棺材，刚刚抹掉的眼泪又流下来。

棺材里躺着熊元平的公公和婆婆，一旁被烧成平地的废墟中，仍有余烟在飘。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小村落，在12月12日凌晨2个小时内，13人死于枪口、柴刀之下，以及大火之中，过半人家房屋成了焦土。

而亲手制造这一惨剧的就是 34 岁的村民刘爱兵。

本是家人和亲戚，为何出手如此残忍？刘爱兵被捕时表示，“他们该杀！”“他们都说是神经病。我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不是神经病。”

但村民们无法接受刘爱兵的这一解释，“从小到大，从来没听说刘爱兵有精神病，他家里更没有一个得的。”刘爱兵行凶时的冷静，被抓捕时的自述，让村民怀疑，这是他有预谋的一次谋杀。当地警方也表示，目前尚不能确认刘爱兵是否患有精神病。

湖南特大杀人纵火案快报调查

杀人凶手：他们都说我是神经病

□快报记者 常毅湖南安化报道

全村丧举，墓穴就在宅旁

梅城镇原是安化县城的所在地，因为缺水，县城于上世纪50年代迁走。后来修建了一座廖家坪水库，为梅城镇一带供水。这座水库成了阴山排村与外界交通的屏障。本来就位处长沙、益阳、娄底三市交界处偏僻地带的阴山排村，因为这条水路的阻隔，变得更为偏僻。

在廖家坪水库码头候船时，记者遇到了一个提着一袋纸钱的中年男子，他带着妻子和女儿，“我哥哥死了，杀人的是我侄子。”

中年男子叫刘亚夫，是凶手刘爱兵的亲叔叔，他们一家在浏阳打工，几年没回来了。前天听到凶信后，匆忙赶来，纸钱是为死去的哥哥刘必方准备的。

“谁能想到……他们可是父子啊！”刘亚夫说，哥哥生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并死在那里，房子也一同化为灰烬。

“我们没有家了。”刘亚夫一声长叹。

乘坐一条机动铁皮船前行，水库变得越来越狭窄。到尽头时上岸，再踩着下雨后泥泞的土石小路，走上半个多小时，就看到了阴山排村漆树组。

“房子……”看着对面一座山坡，一家三口禁不住轻呼。那里，已看不到房屋。

村口，两个巨大的蓝色篷布搭在路边，篷布下摆着4具棺材，数十位村民在忙碌着，不少人身上系着白布。

看到从外回来的这三一家三口，一个头披白布的女孩抓住他们的手，放声大哭。女孩是刘树深18岁的女儿，棺材里躺着她的父母。6岁的弟弟和伯父。

另外一顶篷布下，摆放着办丧事用的桌子等。往村里走去，又看到几处篷布，下面放着棺材。“啪啪啪啦——”鞭炮声响起，哭声震天。

漆树组是一个依山小村落，一条曲折的山涧从山上蜿蜒而下，南

岸是一条四五米宽的土路。十几户人家高高低低错落分布在山涧和道路两旁的山坡上，最近的两处房子也有数十米。六户人家在办丧事，几乎全村的村人赶去帮忙。纸钱燃起的青烟升起，和成片哭声飘散在山谷上方。

“我爸妈吓死了，人没抓住，他们都怕刘爱兵突然回来继续杀人。关门上锁吧，怕被纵火。开门吧，怕刘爱兵突然闯进来。”

三兄弟赶紧赶回，但在村口，被民警拦住了。“当时任何人不许进出。”刘凤辉说，他们强烈要求回家，保护父母。最终民警同意了三兄弟的请求，放他们进村。当天天快黑时，有消息说刘爱兵在别的山头出现，大批警员被调集过去，刘德辉也跟着过去当向导。漆树组家家关门闭户，一片寂静。

刘凤辉当过兵，天黑后，他将三间房屋的东西两间灯打开，中间房间熄灯，全家人都躲在中间的房间里，他和弟弟刘龙辉则手持钢管，守在门内。一位驻村干部也驻守在这里，和刘凤辉的父母围着火炉烤火，每人都提心吊胆，毫无睡意。

13日清晨6点多，刘凤辉忽然发现一束手电光扫过窗外。他赶紧提醒其他人，做好准备。刘凤辉拿着钢管，手心攥出汗来。一双腿从后山上慢慢走下来。

“谁？”刘凤辉大喝一声。

“你是谁？”对方反问，并没有停下脚步。

“你还报不名字？我就要开枪了。”刘凤辉举起手里的钢管。“我是警察，我们十几个警察都在这，十几条枪对准你了！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当场击毙你！”

“让我看看你的证件。对方仍

没有停下脚步。

主动放下凶器自首

“婶婶。”随着一声亲热的呼喊，一个穿着格子西服，背着猎枪和砍刀的青年男子出现在灯下。

此人正是警民全力追捕的刘爱兵。

“我要借你手机用一下，我要自首。我不会害你们的。”刘爱兵喊着刘凤辉的母亲，刘爱兵看对方一时没反应，又喊了一句，“别害怕，我要报警。”

“你先把身上的凶器放下来。”刘凤辉生怕对方设圈套。

刘爱兵将猎枪和砍刀放在地上，但刘凤辉怕他突然捡起来行凶，驻村的干部走过去，打算捡起凶器。刘爱兵要他出示证件，证明他是警察。

跟刘爱兵很熟悉的刘凤辉母亲这时开口了，“婶娘你说实话，他不是警察，我们这也没有警察。我们不会害你，他是驻村干部，是外地人，你别害他。”刘爱兵迟疑了一下，没再要看证件。

驻村干部捡起猎枪和砍刀，回到了房间。刘凤辉此时仍不敢放松警惕，他紧握着钢管，随时准备出击，然后让刘龙辉上前控制住刘爱兵。刘爱兵没有反抗。

“我们走到他跟前，但还是怕他突然出现，就开始一说话，想软化他。”刘凤辉等人问刘爱兵，“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知不知道杀了多少人……你饿不饿？冷不冷？要不要吃东西？”

刘爱兵被让到火堆前烤火，他说他想吃饭。刘龙辉看着他，刘凤辉和母亲则一边准备做饭，一边和刘爱兵说话。“你想逃命，必须得自首。”刘凤辉的母亲说。

刘爱兵要借手机报警，驻村干部在自己手机上拨好号，交给了对方。“我要自首。”刘爱兵对着电话说。

在民警赶到前的20分钟里，刘凤辉仍害怕对方反悔，行凶。他故意磨磨蹭蹭，跑到楼上割了块腊肉，本来只需洗三四遍，他洗了足足七八

遍，并且不停地和刘爱兵说话。

民警赶到后，给刘爱兵戴上了手铐。他们在刘家又呆了一个多小时，等沿途警力全部配备完毕后，才离开。离开前，刘凤辉对警察说，“我答应给他吃饭的。”事后，刘凤辉说出了当时的想法：“这可能是他在村里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”刘爱兵戴着手铐，没法用筷子。刘凤辉喂了他两碗饭，看着他离开，一家人终于松了口气。

“他们该杀”

在警察赶到前，刘凤辉等人和刘爱兵一直在聊。

“刘爱兵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杀了多少人，你有没有后悔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自己杀的，我有底。”刘爱兵称。

“13条人命，你下得去手？”

“他们该杀！”

“他们该杀？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都说我是神经病。我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不是神经病。”

“他们该杀？刘顺三年纪比你小，跟你见得也少，他跟你无怨无仇，他也该杀？”

“哦——”刘爱兵迟疑了一下，说，“我杀错了，我本来不想杀他的。”刘爱兵说，他在刘树深家纵火后，本来想离开去下一户人家，但看到很多人跑过来。“我摆手让他们走，他们不走，还朝我这边跑，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，我就开了枪。”前来救火的刘顺三等

人此时根本不知道，刘爱兵已经杀了几个人。

刘爱兵还称，他以前在广东被人追杀，坐飞机，坐火车，打车，一直都有人追杀他，所以他才逃回家。但在山里住了两天后，追杀他的人又追了过来。刘爱兵为此曾经在长沙报警，但警方初步调查后，“讲我是神经病，我很不满。”这些话，刘凤辉事后都告诉了警察。

但刘凤辉并不相信刘爱兵有精神病史的说法。“现在都说他有精神病，但他从小到现在，村里从来没听说过他有精神病。这次是第一回。”

不过，刘爱兵的性格“不好”，



纵火现场变成了一片废墟

去后，发现弟弟确实在湖南一个派出所。派出所民警告诉她，刘爱兵声称有100多人追杀他，但调查发现并没有这事。“怀疑刘精神不正常”。两天后，刘爱兵回到了梅城亲家。

“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浑身是泥，并说有人追杀，就在楼下。”阙海兰来到楼下，并没有看到什么人。回来后，刘爱兵饭都没有吃到房间睡觉去了。

“我们以为是不是因为坐车时间长，精神恍惚了，就没有当回事。”但是，母亲阙海兰很快就发现了他有有些不正常，精神恍惚。

阙海兰称，和以往回家不同，刘爱兵这次回家后，总是神情紧张不停说有人要杀他。

农历八月二十左右，刘爱兵失踪过三天两夜。

阙海兰说，那天早上，刘爱兵饭都没有吃就走掉了。她和前夫刘必方通电话，前夫告诉他刘爱兵并没有回家。

“我当时急得直哭。”母亲阙海兰担心刘爱兵出什么事，就到处通过亲戚寻找，但一直没有音讯。

三天两夜后，刘爱兵出现了。“一身的泥水，裤子膝盖处破了两个大大的洞。”阙海兰吓坏了，问他是不是遇到坏人了。刘爱兵告诉母亲，自己到50公里外偏僻山村里，希望能给弟弟治疗，但刘爱兵一直说自己没有病，并不肯吃。

膝盖上的洞是跪着哀求坟里“死人”保佑时跪破的。感觉刘爱兵精神异常后，母亲请来了风水先生在家里做法事，她怀疑儿子冲撞了“神仙”。

两天后，刘爱兵还真好了很多，怀疑少了，睡觉时也不再躲藏。大姐还从广东寄来“安神补脑液”，希望能给弟弟治疗，但刘爱兵一直说自己没有病，并不肯吃。

阙海兰称儿子又开始疑神疑鬼。症状比刚开始时更厉害。“我要看我儿子，有人抢走了我的儿子。”阙海兰回忆，儿子刘爱兵多次吵着要去深圳看6岁的儿子。

刘爱兵拒绝吃母亲阙海兰做的饭，声称饭里有毒。他白天呆在屋子里不出门，晚上出去。

“我看他从外面回来带着一把砍刀。问他买刀做什么，他说防身，有人杀他时可以防身。”阙海兰回忆这段跟刘爱兵的对话。

农历九月初，刘爱兵吵着要回老家，他说老家在山里，杀他的人找不到，所以多次给家里的小姑娘打电话，让父亲刘必方接他回去。

过了两天后，刘必方来到30公里外的梅城乡上，在和前妻阙海兰吵了一次后，带刘爱兵回了老家阴山排村。

“他走的时候带着一把刀和一根绳子，说要防身。”阙海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，几个月后，命案发了。

“他在家时，还给我打过电话，说在家里砍柴，和父亲一起真好。”大姐回忆最后一次给刘爱兵通电话，时间是11月初。“如果不杀孩子他将来要杀我。”

“从没听说刘爱兵有精神病”

案发后第二天，这个偏僻小山村的几乎所有村民都从媒体获知，凶手刘爱兵“有精神病史”。他们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。记者在村里采访时，遇到的每一个村民都对这一说法感到奇怪。“从小到大，从来没听说刘爱兵有精神病，他家里更没一个得的。”

刘吉苏的二弟远在长沙，接到老家电话后，他驱车以120公里的时速赶了回来。“7点钟我赶到村里时，火还没有灭，但我都没能见上我五弟和侄子最后一面。”

“凶手有精神病，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刘家老二激动地说，凶手究竟有没有精神病，应该由相关部门做出医学鉴定，“鉴定结果一直说自己没有病，并不肯吃。”

刘爱兵从三个方面质疑刘爱兵“有精神病史”的说法。“首先，他杀刘树深家时，不是一次性全杀的，而是

先杀了刘树深，后来又回去补杀的人。”据称，刘爱兵杀完后，将86岁的盲老太杨伙香抱出来，放在地上，告诉她，“我杀了你儿子、儿媳”。然后纵火。老太太是滚入旁边一个水沟才捡得一命的。“如果他是精神病，他能这样冷静地去杀人吗？”

“其次，刘爱兵杀人过程中，曾经碰见过堂弟刘克学，如果他是精神病，为什么不对堂弟开枪？不去杀他？”最值得质疑的一点，是刘爱兵被抓捕后，亲口承认刘顺三是他误杀的。“如果他不清醒，能说出误差这样的话吗？”

案发时，刘克学也曾赶到失火现场。刘吉苏的儿媳妇碰见过他，“刘爱兵杀人后，我回头去找我叔叔和侄子，碰见了，我问他，学宝子，有没有看到我叔叔，他说没有。”她甚至怀疑，刘克学明知道堂兄已经杀人，但遇见刘吉苏等6人前去救火时，却只字不提。记者就此向刘克学求证时，他矢口否认，“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碰见刘爱兵。”

失去了公公婆婆的熊元平也认为，从作案手法看，刘爱兵显然是有预谋的，都是先杀人，后纵火，从山上往下，手法熟练而狠毒。“如果说他是精神病，打死我不信。”几位受害者家属都认为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刘爱兵有精神病史，“但他作案时肯定是清醒的，是有自控能力的”。

受害者家属担心的是，“如果刘爱兵因为精神病没被判死刑，将来他放出来了，我们谁还敢住这里？他会不会回来继续杀人？这些人就白死了？”“杀人偿命！我们要让他偿命！”

疑因邻里矛盾而报复行凶

刘建明是刘吉苏的六弟。据他回忆，3年前刘爱兵回村时，走到一半，听说父亲把家产全部卖光了，气得立即回头，乘船走了。

刘爱兵父亲卖掉的家产，有一部分是卖给了熊元平家。“如果说有矛盾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个了。”熊

元平说，刘爱兵的父亲“不成器”，好吃懒做，家产败光，房子也破得不能住人了。“我们就买了他的房子，拆了，把木头什么的变卖了，这都是他家老头子同意的。”房子拆下的家什卖了约5000元，熊元平家赚了1600多元。

山里人靠山吃山，阴山排村每户人家都分了山地。刘爱兵家也有，但没人打理。熊元平家经常上山砍柴，以每百斤20元的价格出售，补贴家用。“我们在刘爱兵家山地里砍了一点。”

这两件事，都让刘爱兵认为，熊元平家占了他家便宜。“他说过，自己家已经败了，我们买他房子，占了便宜，他不服，可能因为这个，怀恨在心。”

究竟是因为精神病杀人纵火，还是因邻里矛盾怀恨在心？

昨天中午，记者在漆树组遇到几位前来办案的民警时，就此进行询问。但对方表示，要采访必须得经过公安局新闻中心。昨天下午，记者联系到益阳市公安局宣传处新闻科周科长。他表示，目前警方正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，暂时没有新的消息发布。“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精神病史，必须得经医学鉴定，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。”他也不清楚，凶手“有精神病史说”是怎么传出来的。

对于案件是否由邻里矛盾而起，他表示，不能犯罪嫌疑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必须得进行调查核实。记者随后联系到湖南省公安厅办公室新闻发言人，对方表示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，当天没有新的消息发布。

昨天下午，记者离开阴山排村。在廖家坪水库里，又一艘铁皮船迎面轰轰驶来，船舱里放着装满纸钱的塑料袋。一位男子站在船头，满脸悲戚地看着对岸阴山排村的方向。

码头上，对刘爱兵的通缉令还贴在墙上，渐渐被毛毛细雨打湿。相片中，浓眉大眼的刘爱兵微抬着头，冷冷地看着养育了他的廖家坪水库，和遥远的阴山排村。

》记者手记

山村阴影

湘中安化，山清水秀，廖家坪水库，山水空灵，船行水上，如在画中。但谁能想象，行至水穷处，迎接来人的竟是一幕幕这样的景象：一排四个漆黑的棺材，一排两个漆黑的棺材，一排三个漆黑的棺材……从村口走进去，气氛让人压抑得说不出话来。有什么能比眼着着家里几位亲人同时下葬更令人悲痛？死者刘树深18岁的女儿看到来人就哭，她怎样面对一个父母、弟弟和奶奶惨死的家庭？

凶犯落网了，村民患着的心落下了。但面对被焚毁的家园，余烟未散尽的废墟，他们心中的伤痛几时才能被抚平？还有可能被抚平吗？几位从外地赶回家奔丧的村民已经无家可归。房屋没了，可以重建，家没了，还能重建吗？

亲人没了，还能回来吗？“我宁可在外面流浪，也不想再回来。”这是采访中，记者听到的最令人心碎的话。凶手毁掉的不只是13条鲜活的生命，更有他们的家庭，和心灵家园。记得有句电影台词，“亲人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”还有一句是，“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好。”

亲人没了，家也没了。那些家园被毁，近乎灭门的受害者家属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日子？这个山村还能像以往那样宁静吗？那恐怖的一幕，几时才能从人们心头消散？

重建家园，并不仅仅是房屋的重建，更是心灵家园的重建。我们期待生者能走出悲痛，更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尽快调查清楚案情，给凶手应有的惩处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何扶去笼罩在受害者亲属心理和这个山村上空的那些阴影。

（本版部分内容综合《都市快报》）